

# 山中这片海

陆春祥

夏至前一日傍晚，滂沱大雨过后，我站在汀南丝语客栈前的沙滩上静静地看海。海天同蓝，海平如镜，海面上有三艘间隔着的小船，平静地张着白帆。鸥鹭展翅交叉翻飞，远山青翠如洗，括苍山脉逶迤连绵。木栈道下方，一片金黄色的优质沙滩，长达千余米，沙粒柔软细腻，棕榈树、沙滩椅、帐篷、瞭望塔，有孩子在追逐嬉戏。

然而，这片海却生长在连绵的云和山中。我去过无数次大海边，山中看海却是第一次，特别新奇。这片狭长的海，其实是由一条江截流而成，江叫瓯江，浙江省第二大江。这片海平面，往上下游尽情铺展。瓯江缓缓向东流去，直至流入宽阔的东海。

浙江丽水云和县地处瓯江上游，面积不到 1000 平方公里，森林覆盖率却达 81.5%，基本上是一个藏在森林中的县，而紧水滩等三座水电站的建设，又将云和瓯江段截成数个庞大的天然湖。青山与碧湖，白云与梯田，云和向世人展示了它独特的金名片。眼前这片海，地处石塘镇长汀村，因 1990 年石塘水电站建设而成“十里云河”。

## 十里云河

海面，远山。云雾升腾起来了，没几分钟，迅速将海面和群山弥漫。

如果说山水是云雾的生母，那突变的气温就是云雾的催生婆。雨后看云看雾，成了云和山中的日常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云雾随时随地生成。

云雾其实很难分辨。我虽看过英国人平尼写的《云彩收集者手册》，知道一点积云、层云、卷云等知识，但面对眼前的云雾，只能基本判断为对流云，气流上升膨胀，充分冷却，一部分水蒸气会凝结成云，但依然不太看得出名堂。在我眼里，那些低层天空的云雾，自由散漫得很，忽隐忽现，常常不守规则。比如，第一缕云雾是如何产生的？即便你盯着云雾看，刚刚还碧空如洗，不知道什么地方突然钻出一缕云雾，薄薄的，淡淡的，似轻烟。不过，我依然认定这第一缕云雾，是这一山一海云雾的母亲，起先它会随空翻滚，几个转身，它就拉拢起一支强大的队伍，不一会儿，就满山满海，势不可挡，那种气势，就如明景泰元年（1450 年），云和坑根石寨银矿矿工王景参揭竿而起反对矿主压榨一样，他们怀着同样的不满与愤怒，迅速集结起数万矿工，王景参，就是起先的那一缕白云。

看云雾，我最欣赏的就是它们完成集结后的恣意。有时，它们将整个山头山谷箍住，如铁桶一般，或者索性让山头消失，有时，它们会如固执的男子，明明对方没意思，却仍满山缭绕追着跑。如飞鸟，如跃马，如苍狗，没有哪一片云雾会重复相像。下午，我们上梯田景区索道，上去时晴空万里，下来时云雾钻进了我们坐的缆车厢中。前一晚，我住梯田景区的云逸院子，晨 6 时，起床写作，6 点半前，晨光高照，6 点半后，突然抬头，浓密的云雾已经扑到了我的窗前。站起身，朝山下的梯田望，一片迷茫，只有鸟鸣声依然清晰。

王景参起义后的两年，明朝政府析丽水县的浮云、元和两乡，另行设治管理，两乡各取一字成“云和”。有云有和，云代表环境，和代表理想，自此，云和以一种童话仙境般的姿态，深藏在浙南山中。

追着云的步伐，我到了云和，到达时已华灯初上，在浮云大桥旁的一家旅店住下，迫不及待地出门看夜景。浮云桥下浮云溪，浮云溪坝两侧已成宽阔的绿道。陪同的云和县宣传部部长告诉我，云和 11 万人口，80% 都居住在县城，许多高山村民被集中安置到功能齐全的小区。这里的木制玩具，占中国市场的 70%，村民大多进厂当了工人，是个典型的小县大城。看来往穿袂健步的云和人，脸上都带着微



十里云河。（作者供图）

笑，我想，这应该就是云和之原意了，云彩祥和，所有的人，都向往这样的环境。

## 汀州吹打

海面上泛着细碎的波光，夜幕下的长汀海滩，也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
一队人着节日盛装，吹吹打打而来，大小唢呐、二胡、板胡、锣、鼓、钹，刚劲奔放，鼓点紧密，节奏感极强。他们的身边一下子围上了不少游人，这是一场特别的沙滩表演，原始，豪放，激越。

这表演的是什么呢？看有点疑惑，云和文友练云伟兄笑着解释：“这是‘汀州吹打’，是我们云和特有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，浙江省级非遗项目，它与闽西汀州有关。长汀村民的先辈，都来自清朝康熙年间的闽西汀州，因怀念故乡，他们将所迁居的村也叫作长汀。”难怪，我一进长汀村，就感觉名字有点特别，似曾相识，以为和闽西的长汀是巧合，不想，还真和汀州有关。福建的长汀，一直是古汀州府的所在地，世界客家人的“首府”。长汀人移居云和大山，念念不忘故乡，汀州吹打在长汀早已失传，不想，种子却在云和这边继续生长。

一边看表演，一边听介绍。云和汀州吹打，多在娶亲、丧葬及各类民间集会等场合演奏，它复杂且有系列，比如娶亲，就有《开场白》《杀牲调》《送担调》《入门调》《上宴调》《敬酒调》《下宴调》等一系列不同的曲调。曲目按娶亲过程逐次展开，开场吹“过家溜”，杀牲吹“上山虎”，送担吹“鱼公乐”，入门吹“双叉对”，上宴吹“到青林”，敬酒吹“状元敬酒”，下宴吹“一枝花”。看着眼前沙滩上的欢快场面，我完全能感受到娶亲复杂过程中的仪式感、喜庆感，喧闹与活泼一直持续，宴会结束，参加婚宴的客人出门时，每人手上拿着一枝山花，寓意简朴而美好。

长汀，瓯江边的村子，叫汀，完全合适。这里酒店客栈的名字，也全部带“汀”字，汀海、漫长汀、汀水伊人，一种浓郁的思乡情结在水边蔓延。

## 夏至长汀

在船帮博物馆，我看到了一张长汀村的老照片：在一

# 嘉兴醉江南



嘉兴水乡。 杜京摄

园，感受是农家，回味是乡愁”的江南田园意境。

胜丰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范治新激动地说，浙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试验田，嘉兴人争当排头兵，这对我们胜丰村民民来说是最大的鼓舞鞭策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片土地养育出了张金泉、缪惠新、吴甫根等农民画家，组建了六大爷、七嫂子、九姑娘、十姐妹这四大农民画团队。其中以胜丰村人张金泉为代表的农民画家，入选浙江省农民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
当我走进胜丰村秀洲农民画馆，栩栩如生的秀洲农民画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这些画作素材来自乡村民间，表达了秀洲农民对生活的热爱，展现出新农村勃勃向上的生机活力。

在一幅题为《秀水风情图》的作品前，74 岁的张金泉告诉我，该作品长 7 米，宽 0.7 米，是他历时 6 个月构思创作而成。作品描绘了上世纪 50 年代，嘉兴北部王江泾及油车港境内的运河、长虹桥、一里街、刘王庙、千亩荡、圣堂港的人文风情。画中有运河机影、男耕女织、种桑养蚕、采菱捕鱼等劳作场景。张金泉共创作了 300

块约两平方公里的长方形水边平地上，沿山脚皆为参差的泥墙瓦房，村边是墨绿色的草和树，再往下是一片宽阔的石沙滩，瓯江清澈，曲折流向前方。下游石塘电站建造后，长汀村原来的石沙滩全部被水淹没。

2015 年，长汀村完成村庄整治，这座瓯江边的村庄，已经与原来完全不一样，干净整洁，古色古香，但村民们总觉得少点什么，原来，缺的就是沙滩。沙滩上有村民们从小到大的美好记忆。村民们强烈的自发愿望，县镇的极力支持，精心科学的规划设计，村前那片狭长的空地，就还原成了像模像样的“阳光沙滩”。所有的细节都表明了长汀人的眼光：沿水边修建两公里长的路灯带，房屋外墙统一勾画，亮化夜景，音响配套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长汀沙滩，一点也不亚于海边的某处沙滩，甚至更好。脚下这些细沙，确实来自大海边，带着浓郁的大海气息。沙滩五一假期开放，3 天时间，3 万多游客的喧闹声，彻底将长汀寂静的夜空掀翻。

夏至日清晨，细雨一直下。我和客栈主人坐在檐廊下的石凳上聊天，他姓钱，小个子，黝黑的脸，显得精明。我笑着说，钱老板运气好，正宗的沙滩阳光房。他似乎很满足：是呀，村里的沙滩火了，老婆与儿子就回村了，原来都在外面开店，客栈一般的时间订不到房，尤其是暑假，基本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来玩水玩沙，漫步负氧离子充足的森林。没有看到服务员，老钱笑笑：规模不大，我们没雇外人，儿子总管，老婆做服务员，他兼厨师，鸡自己养，鱼自己抓，菜自己种。我笑问：一年能赚多少？他答：几十万吧。

与钱姓老板一样，长汀村迅速发展起十几家不同类型的民宿，还有村民自主经营的各种摊位几十家，年接待游客已达 40 多万人次，不到 300 人的小村，80% 以上都在从事旅游业。我走进村头的一家客栈，汀水肴。老板身份很特别，他不是长汀人，来自北京。此家屋主以前在北京打工，租住的就是他家房子，一来二去，大家都成了朋友，北京人来长汀游玩后，脚就挪不动步了，决定租下原来租户的房子开客栈。真的是一桩美好的事情，我没有更多询问中间的细节，我想，撇开经营这个层面，长汀人的实诚、善良及眼前这片山水吸引了北京人，这才有了这段佳话。

天空间歌敞晴，我又踱至海边，举目四望，沙滩与海面，远山与蓝天，均让人心情怡然。海在山的深处，夏至山中这片海，正合时宜。

多幅反映家乡新变化的农民画作品，他用水粉描绘家乡民俗民风、田园风光、乡村美景、童年趣事、故乡变迁等。

嘉兴土沃民秀，史称“土幕文儒”“奇才秀士辈出”“文物焕然”，兼具“越韵吴风”，始终传承着刚柔相济的文化发展脉络。有词云：“一脸窑煤黏汗黑，阿依貌本艳于花。”清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朱彝尊，盛赞嘉兴是：“农夫勤耕、工商勤业、士人勤读、官员勤政。”

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个地区，能够像江南一样获得如此众多文人雅士的青睐。从唐代诗人白居易深情吟唱《忆江南》，江南的名声经历代传颂，家喻户晓，已经成为一个符号，象征着山清水秀，富足和谐。

然而，何处又是江南？时光回到 20 多年前，在新世纪第一个农历三月天的水乡小镇西塘，一场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这里举行。这组一套 6 枚的《水乡古镇邮票》静静展示了江南地区 6 个古镇的不同特色风貌：昆山周庄、吴江同里、吴县甪直（今属吴中区）、嘉兴桐乡乌镇、嘉善西塘、湖州南浔，这 6 个古镇最具太湖流域江南地区的传统特色及人文风情。

南宋以后，狭义的江南地域范围逐渐清晰。明代大学士丘濬接着唐代韩愈“赋出天下，而江南居十九”的话说道：“以今观之，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。苏、松、常、嘉、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。”这里的五郡，就是指今日的苏州、上海、常州、嘉兴、湖州。这五府环绕太湖，都属太湖流域。

我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街道，犹如走进岁月深处，耳畔响起唐代诗人白居易《忆江南》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；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

嘉兴，就像一坛陈年古酿，沉醉了多少古今名士，过往行人。嘉兴的风情画卷，韵味悠长留人驻足。道不尽烟雨南湖的风波，聆听着雅韵吴风的乐章，我情不自禁，陶醉于此。

人人都说江南美，我说嘉兴醉江南。

# 故园茶香远

“兰香”“火青”“翠尖”“龙芽”……这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字眼，呈现一片宁静恬美的意境，悄然唤起人们关于山清水秀、草木葱茏的无限遐想。不过，它们可不是什么花花草草的雅号，而是我的故乡——皖南泾县云雾山坳、秀峰幽谷生长的茶叶芳名。每年清明、谷雨前后，故乡就进入春茶时光，到处都弥漫着醇厚怡人的茶香。

我对茶的最初认知仅限于家乡茶。家乡茶是绿茶，在我外出求学之前的十多年中，我只知道世界上有这一种茶，至于红茶、乌龙茶、普洱之类，闻所未闻。于是就想当然地以为，茶就应该是家乡茶的模样、家乡茶的味道。

即便是今天，虽然也品过名目繁多、千姿百态的茶叶，但心心念念、割舍不了的，仍是家乡这些普通、朴素、本色的茶。也正是家乡茶在我心中种下了对茶本质的坚定认识——茶，是人类最朴素的饮品。十多年前我曾以《朴素的茶》为题，书写过对茶的赞美：“华美是短暂的喧哗，朴素是永恒的蕴藏。结交华美，或许会得一时之艳；而拥抱朴素，则能有一世之真。朴素的人，去爱朴素的茶吧。”

少年时，茶是家乡人日常生活不能缺少的伴侣。对家乡人来说，喝茶既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也是一道礼仪规矩。从早到晚，壶里杯中不换上几回茶叶，会被认为没有面子且不懂生活。日常居家用茶壶泡茶，一家人自饮自斟。但凡有客人到访，主人不会直接用茶壶斟茶，而是洗净一只茶杯，另沏新茶奉上。不管客人会待多久，茶都要现泡，既是对客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茶叶的敬重。客人也心领神会，非迫不得已，总会坐下来，和主人家长里短、海阔天空地聊开来，直至把一杯茶喝到寡淡方才告辞。临别前还要由衷夸赞一句：“这茶叶真的不错。”

而对有些人来说，茶不仅是解渴的甘露，还是充饥的珍馐。父亲从来没有吃早饭的概念，每天晨起第一件事，就是沏上一壶绿茶，倒出一小杯，闻一闻悠然升腾的水雾茶香，再呷一口慢慢咽下，喉咙深处传出轻微的声响，透着深深的舒坦和满足。与茶水相伴的，不过是几片盐水腌泡的生姜、一份掰成若干小块的蒲包豆干，还有一种算是家乡特产，是用细嫩的竹笋、圆润的黄豆经过煮蒸晾晒并拌有酱油等佐料制成的茶点。一壶清茶、几碟小菜，开启一天的序幕。街坊中像家父这样的迷茶之人不在少数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无法判断，究竟是小事的淀粉、谷纤维充填了他们的肠胃，还是绿茶的芳香抚慰或麻醉了味蕾，才让他们一整天精力充沛？

茶叶长在枝头都是翠叶舒展、迎风蓄露，加工成型后却各有千秋。家乡茶中，“兰香”“翠尖”“龙芽”，都是茶树茶枝鲜嫩的顶尖部分，俗称“两刀一枪”——即两片嫩叶中央一枚嫩芽，算是春茶中的极品，炒制出的成品基本是条形外观，原生态面貌。较为特殊的“火青”，山里人匠心独运，另辟蹊径，将一片片翠绿的原叶，经过烘、揉、捻、搓等程序，变成了一颗粒深青色的小球球，圆润而饱满。

家乡茶主产于县城东南和西南一带的崇山峻岭之间，这一片群峰连绵，终年云雾缭绕，溪泉密布，是茶叶生长的天堂。而“汀溪”“涌溪”“茂林”“南谷”，这些地名展现地域自然生态特点的同时，也和茶叶的名字一样惹人遐想。每个山坡峡谷自然小环境不同，所产茶叶的品质和味道会有微妙区别，因此就有了自带兰花气息的“兰香”，果香浓郁的“翠尖”，醇爽回甘的“龙芽”和香气浓厚稳健的“火青”，凡此种种，闻名遐迩，备受追捧，香茶配美景，家乡也因此骄傲地步入“全国十大魅力茶乡”行列。

那些年，旅游还没有成为国民生活的重要选项，家乡每年外地人最多的时节，就是新茶上市时。远至上海、南京，近到芜湖、合肥，都会陆续有人采购茶叶。县城里本为数不多的旅社、饭店一时间纷纷客满，一铺难求。不少人便投靠靠友，连出租被褥的生意也能红火一阵子。客人们下乡访茶问水，扛着装满茶叶的大袋小包，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。

身为茶乡儿女，每年五一前后去茶乡采茶，是我中学时代农学教育的重要内容。高中时就曾连续两年去一个叫作“葛河口”的山村采茶。虽说可以挣点书本费和零花钱，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同学，都没有把采茶赚钱当作首要任务，多是抱着“快乐山野一日游”的心态游山玩水。某次采茶到山顶，挂在肩头的茶篓没有任何征兆地滚到山下，一篮鲜叶倾泻而下，一天劳作化作垂头丧气；还有同学上山不是采茶而是寻觅砍伐藤类植物，削制成练武术的棍棒器械等，各寻其乐，不负春光。

上世纪 50 年代，县里发展农副业生产，在城郊东北部的慕山附近开发了一大片茶场，试图按工厂化模式种植茶叶。但这片山坡地势平缓，紧邻城区，无法像汀溪、涌溪深山里那样享受云雾春风、清泉润泽，加之土壤不太适合茶叶生长，茶叶品质得不到保证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，“大慕山茶”成了“低端、粗茶”的代名词，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家乡人还有一种浓厚的“野茶”情结，执着地认为那些零星生长在深山峡谷的“野茶”，远离繁华喧嚣，不受尘世污染，用当下的话说是“更加原生态”，味道更香、更醇，蕴含着神秘的“仙气”和“灵气”，为茶中极品。县城人心中的顶级“野茶”，出自青戈江西岸湖山的深幽幽谷。仲春时节，能够畅快地品尝一杯“湖山坑野茶”，曾是很多爱茶人的梦想。发小海龙的母亲当年就热衷于深入湖山坳里采茶，她早出晚归、披星戴月，忙碌一个茶季，总能自采自炒几斤“野茶”，一撮撮、一勺勺地送人。那些年，我没少享受老人家的劳动果实。近几年，生态环境变化，当年那样的“野茶”越来越少了，老人家再见到我们，便只有几句深深的惋惜。

离开家乡多年，一直爱喝的还是家乡茶。大学时代，父亲每年都要给我邮寄。便于运输、不怕挤压的“火青”不仅价格稍贵，而且不易买到，所以更多的是邮寄加工简洁的“兰香”“翠尖”等一类条茶、尖茶。由于包装简陋，每回寄到我手里的茶叶总会有些损碎，但浓郁的茶香依然能够解一解游子的思乡情愁。在北京这些年，每个茶季老同学总忘不了给我寄来家乡不同山头的春茶。早晨，沏上一杯，闭着眼睛深吸一口茶香，仿佛又回到了家乡、见到了亲朋好友，一整天都精神十足！

于我而言，无论多么顶级的“名茶”，都只是“茶”而已，唯有来自家乡的“茶”，承载着情谊和乡愁。故园茶，恒久香！